

## 家事

## 手机里的爸爸

文明 严楚

乘坐高铁6个多小时后，樊文斌终于回到了阔别大半年的家。平时视频电话里爱说爱笑的女儿笑笑，此时却显得格外安静。

“笑笑，我是爸爸，过来爸爸抱抱。”“你不是我爸爸，我爸爸是解放军，他在手机里。”面对樊文斌，女儿笑笑躲在沙发的角落不肯出来。

樊文斌是第76集团军某旅的一名四级军士长，入伍15年来，从三秦大地到青藏高原，从繁华都市到荒漠戈壁，这名老兵在军营里挥洒着汗水，少有时间陪伴家人。今年休假恰好碰上中秋，樊文斌交接完工作，收拾好行李，便急急忙忙地赶往火车站。

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你了。”女儿笑笑在视频电话里嗔声嗔气地问樊文斌。

“今天你就能见到爸爸啦！”樊文斌高兴地回答。

以前，每次笑笑问到什么时候回家这个问题，樊文斌总是给不出准确的回答。这天，他终于可以大声地回答女儿了。

可如今，看着日夜牵挂的女儿就在眼前，她就是躲在沙发角落不出来，樊文斌心里很无奈。

这时候，妻子想起家里的衣柜里放着一套旧迷彩。妻子让樊文斌将旧迷彩穿上，先在卧室里等着，然后走到笑笑身边，拿着手机拨通了樊文斌的视频电话。樊文斌接通电话，从卧室慢慢地走到沙发旁边。

“爸爸……”看着视频里的爸爸，再看看一旁穿军装的樊文斌，笑笑兴奋地说。

樊文斌将笑笑紧紧抱在怀里。笑笑摸了摸樊文斌身上的迷彩服，用肉嘟嘟的小嘴亲了亲樊文斌的额头，转过身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手机里的爸爸是真的。”

听到女儿的这句话，樊文斌仰起头望着天花板，尽量不让眼眶中的泪水流出来……

接下来的休假日子里，父女俩的关系越来越亲近。

中秋节那天，亲戚们都来樊文斌家里团圆，平时一向热情大方的笑笑却顾不上招呼大家。她时刻黏着樊文斌，樊文斌走到哪里，她就跟到哪里。

“爸爸，我要扎这样的辫子，快帮我扎。”那天，看到妈妈手机里有个小女孩扎着两个漂亮的小辫子，笑笑便缠着樊文斌为她扎辫子。这可难倒了樊文斌。平时操弄枪支倒是滚瓜烂熟，这扎辫子的活儿还真不会。可是，面对宝贝女儿的要求，自己又不能推辞。

## 团圆火锅

陶辉 张清

## 两情相悦

有了自己的小家，王建斌更加明白了“牵挂”的滋味。在候机大厅里，他看着那些牵手的情侣，想到马上就要和妻子蒋心菜团圆了，嘴角不自觉地扬起笑意。

一阵手机铃声响起，是妻子蒋心菜的电话。两人如往常一样煲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粥。其间，蒋心菜还是问到了那个问题：“你到底啥时候才能回来？”

“你猜啊！”王建斌压住心里的喜悦，和妻子开起了玩笑。

听王建斌语气轻快，蒋心菜察觉到丈夫这次回答与以往不同，再加上隐隐约约听到广播的声音，心中了然，不禁暗暗想笑，却又忍不住戳穿。

登机时间将近，王建斌借口有事先挂了电话。他怕自己一旦表现得高兴，让聪慧的妻子发现，就没有了惊喜。通话结束后，蒋心菜拨通了王建斌排长的电话，询问丈夫最近的情况。排长哪里知道王建斌的“小算盘”，直接将他探家的消息一股脑儿托出，还害怕有所疏忽，把飞机的起飞时间也告诉了蒋心菜。

到了家门口，看时间妻子应该还没下班，王建斌压抑住激动的情绪，拿出钥匙打开门锁。

门刚开一角，空气中飘来一股火锅的香味。这时，蒋心菜跳到了王建斌面前，笑着说：“欢迎回家！”

王建斌蒙了：“你咋知道我要回来？”

“就你这个智商，还想给我惊喜？省事吧！”蒋心菜调侃道。说着，她牵着王建斌的手来到桌边，让他坐下，“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，一定饿了吧，先吃饭。”

沸腾的火锅弥漫着熟悉的香味，食物欢快地上下翻腾。王建斌神色却有些为难。他拿起筷子，夹了几口，又放下了筷子。

## 长城脚下是故乡

张洪瑜

了，走不了远路。你是村长，是党员，有义务守好长城。”

张海涛点点头。“要守就一辈子守下去，能不能给个承诺？”张志追问。

张海涛回答干脆：“俺发誓，俺一定也像你一样，一天看它一遍，一辈子给它‘站岗’。”

从此，这个承诺伴随了张海涛40年。

二

当村长后，召集青壮年修路，修水渠引水……张海涛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一次走访，张海涛发现有村民家的

三

爷爷张志每天都要去长城看看。年幼的张发不理解，问他为什么总去长城。



10月5日，休假在家的第75集团军某合成旅修理连技师、三级军士长张发，和父亲张海涛、母亲王先花在明长城遗址大川岭段留影。 作者提供

地板铺上了青石砖，翻得整整齐齐。“这不是长城上的青石砖吗？怎么搬到家里来了？”张海涛火气一上来，眼睛瞪得老大，“你，你赶紧给俺搬回去！”

“不就是几块砖，凭什么让俺搬回去，村子里搬砖的可多了。”村民也不示弱。

回家后，张海涛把这事告诉了张志。

“长城是文物哩，咋能破坏？”张志气得直跺脚，把拐杖狠狠地扔出去老远。张志还想到，长城四周村民的牛羊到处跑，一些土墙被蹭得斑驳不堪，要是放任不管，长城被踏平了，以后，人们还知道这儿是长城吗？”

当天夜里，父子二人辗转难眠。张海涛索性起床，打着手电就往乡政府跑。第二天，他从乡政府带回文物保护相关制度法规，挨家挨户做宣传。

“要搬回去，你自个儿去搬。”见张海涛来劲了，大家纷纷说。

无奈之下，张志动员全家齐搬砖，连小小的张发也加入了搬砖队伍。

为了防止村民再去搬砖，也为了避免牛羊破坏，张志开了个家庭会议。他对张海涛说：“我腿负过伤，年岁也大

“长城也是家呀！”张志说。

父亲张海涛也喜欢带张发去长城。张海涛会在肩上扛一把铁锹，嘴角燃上一支烟，走起来健步如飞，张发不留神就被父亲甩得远远的。

张发走不动了，就一屁股坐在地上。这时，张海涛就折回来，把张发高高举起，骑在自己脖子上，父子俩边走边唱爷爷教的歌，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！保和平，卫祖国，就是保家乡……”到了长城，有青石砖松了，张海涛就用铁锹“砰砰”地敲紧，张发就用小手捧土去垒，父子俩一身灰一身汗，开心极了。

春去秋来，寒暑交替。张发也长大了。

“孩子，去参军吧！你爹守护着古长城，人民军队才是真正的‘钢铁长城’哩。”步入耄耋之年的张志最大的心愿就是送孙儿参军。

面对爷爷的嘱托，张发攥起拳头，骨节“咯咯”响，他向爷爷承诺：“要是当不了军官，俺也争取当个‘兵王’，只要部队需要，俺就干上一辈子。”

看着已长成男子汉的张发，张志高兴得把拐杖拄得“噎噎”响，“好，好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”

然而，张志没能盼到张发当上军官、当上“兵王”，就去世了。那年张发刚晋升下士。

四

回家奔丧期间，张发发现自己不在家的这几年，父亲张海涛也老了。他脸上的皱纹不知不觉多了许多，头发也花白了。那双成年累月在地里耕种的手，血管突起，满是裂口。自从南张庄村整体搬迁后，张发家所在的青磁窑村离长城有近十公里山路。父亲身体不如从前了，但他仍坚持每星期至少去长城看上3回。

归队前，张发跟父亲去了趟长城。父亲依旧爱燃上一支烟。张发跟在身后，看着父亲的背影出神，不知不觉落了一大截，只得加快脚步。

仔细想来，父亲守长城都20多年了。张发忍不住大喊：“你慢点，爷爷不在了，又没人给你钱，你也就不要这样坚持嘛！”

张海涛转过身来，拉下了脸。“你说的是啥话？俺守长城又不是守给你爷爷看的，也不是为了啥钱。俺说给长城一辈子‘站岗’，说到就要做到。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了，你也要做好长城一块砖，守护好祖国的国防长城，这才是个理！”

像雷声滚过，像闪电划过，张发只感觉一时间耳朵嗡嗡作响。他想不到，农民父亲能说出这番道理。

五

这些年，张发在部队做过炮手、炮长、坦克车长、文书、司务长。如今，他是旅勤务保障营修理连的装甲修理技师、三级军士长，官兵心中响当当的“大师傅”。

而当年，张发差一点就触到了军旅生涯的“天花板”。

那时候，部队调整改革，原本是炮兵连司务长的张发划入旅修理连。张发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新的专业，这对他来说，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张发想起小时候，爷爷讲朝鲜战场，讲到激动处，爷爷的声音就很大，“越是艰险越向前，越是困难越不低头，做任何事，都要雄赳赳、气昂昂。”他又想起父亲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无怨无悔地义务守护长城……张发决定学习装甲维修。

去年，张发顺利晋升为三级军士长，成为高级士官，离他当“兵王”的梦想又近了一步。

2016年初，当地文物局聘请父亲张海涛为文物保护单位，父亲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张发。

听着父亲激动的声音，想象着父亲兴奋的样子，张发忍不住笑了，“爸，我现在得做好国防长城‘一块砖’，等我以后退休了，陪你一起守长城。”

电话那头的张海涛，连连称“是”。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脚下是故乡。这个关于长城的故事，还在继续……

## 家庭秀

秋日的风  
轻抚洁白的海浪  
将跋涉许久的生命  
送抵爱的港湾

花瓣轻舞  
向幸福发出请柬  
他们在风中，相互依偎  
他们在诗中，细语呢喃  
周凯威配文

定格

10月25日，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举行第二届“爱在红军旅，情定渤海湾”集体婚礼。受疫情影响，再加上今年演训任务繁重，该旅许多官兵推迟了婚期。为此，该旅专门为41对新人举办了这场富有军营气息的集体婚礼。照片中，新娘们向后抛出捧花，将幸福传递。

白 栋 摄

## 家风

今年，第75集团军某合成旅修理连技师、三级军士长张发，休假赶上了过中秋节。

中秋节那天，父亲张海涛很高兴，拉着张发和母亲到长城上看月亮。月光皎洁，秋虫欢快吟唱，一家人蹭过齐膝深的荒草，踏着清凉的青石砖，拾级而上。这段长城位于山西大同浑源县以西的方向，是一段绵延数十公里的明长城遗址。父亲张海涛从18岁开始，义务当起这段明长城的“守护者”，一守就是40年。

入伍前，每逢重要节日，父亲一定会带张发去长城走走。如今，张发走在长城上，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儿时。那时候，爷爷张志一声号令，全家人把散落在各家的青石砖一块一块搬回长城。父亲张海涛还年轻，扛起重铁锹，步伐走得飞快，时不时停下来，“砰砰”敲打几下青石砖，看看石头有没有松动……

时间回溯至上世纪60年代初。

那天，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，突然出现在张家不大的院子里。他站在院子中央，伟岸的身躯像一棵挺拔紧密的老树。

“人呢，都去哪了？”壮汉大喊。“你找哪个？”张发的奶奶李二女应声跑出了门。

壮汉默不作声，只是微微露出笑容。李二女瞬间激动得哭出声来，“你还晓得回来哩，整个村子都以为你‘光荣’了。”

壮汉拭去李二女脸上的泪水，说：“仗打完了，还有其它任务嘛，俺穿上了军装就是国家的人，是大家的人，岂能只顾着自己的小家里。”

这名壮汉就是张发的爷爷张志。他参加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，因负伤治疗等原因迟迟没能返乡。回来后，政府给张志在城里安排了工作、分了房，每月还可以领取生活费。张志一一婉拒了，背着背包回到了长城脚下的农村。面对家人的不理解，他说：“俺是毛主席的战士，不打仗了，那也得艰苦朴素，本来就是农民，是农民就得种地。”

从朝鲜归来后，张志时常念起朝鲜战场的往事。

有一次，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气温下，全连潜伏在冰天雪地里。连长脸上挂满了冰花，悄悄对他说：“你瞧，咱们这阵地弯弯曲曲了几百米，像不像一道长城？你不要睡着，快回答我！”连长用脚蹭了蹭他，“你快动一动，动一动呀！”最终，张志捡回了一条命，而连长和十多名战友却没能坚持到最后。

回乡后，张志只要登上长城，就会想起朝鲜战场冰天雪地里那弯弯曲曲的几百米，想起连长的叮嘱……他离不开长城了。

没几年，儿子张海涛长成了大小



本版投稿邮箱:bjbrjt@163.com